

美東萬里行

王季高著

學生書苑66

台灣學生書局印行

知不足齋

PDG

紀念「常德會戰」中失踪的

我的父親王遙村先生

目 錄

一、歐遊新觀感·····	一
二、美東萬里行·····	一九
三、美國政情與遠東局勢·····	九一
四、自由·民主	
共產政權的基本敵人·····	一〇九
五、臺灣的繁榮，臺灣的人情味·····	一二三
附錄：華僑如何適應美國文化·····	一三一

歐遊新觀感

今年夏，從大學教書正式退休下來，多年計劃的歐洲之遊，總算是付之施行了。從九月五日偕內人飛離紐約起，到九月二十六日兩人又飛返紐約止，照美國捷運公司（American Express Co.——即負責我們團體旅行的旅行社）的解說，總共是在二十二天內，走了十一個國家。實際上，他漏列的教廷國（梵諦岡），雖然僅有五百英畝的領土，從宗教、社會、和政治的觀點看，都是很重要的一個國家。

把這一國家包括在內，我們計共遊歷了十二國。「走馬看花」的旅行，固然說不上是深入的研究，但是這次旅遊，對我們的啓示，却非常之多。

歐洲許多國家的自來水不能喝，並不是新聞，我們早已有所聞。所感痛苦的是，在身歷其境時，竟然找不出適當的代替品，不管你付出如何大的代價。有人事前告訴我們，他在歐洲時，是以喝酒來代替，因為他覺得在歐洲酒比「水」便宜。此處的所謂水，我們和旅行的同伴亟欲想買的是礦泉水。想買礦泉水，也不是簡單的事。在前幾天，我們買到的是炭酸化了了的礦泉水，那簡直不能喝，因為它有「怪味」。後來改買天然的礦泉水，並且隨時帶上大汽車，才算勉強解決了問題。不過沿途購買，越買越貴，到倫敦時，一瓶天然的礦泉水，竟索價到二元美金以上，這對怕瀉肚的遊客，自然也是除接受外無法可施的事。關於這一點，我們中國人可以感覺驕傲的是，幾千年的習慣，對於客人進門，就先敬一杯熱茶，又禮貌，又實惠，可說是澈底解決了問題。我們這次事前很想帶一插電，好在旅館燒水泡茶，但是朋友說，除非使用變壓器，這是不可能的。事後在沿途，又實驗喝可口可樂，但

它也不能解渴。我不止一次的問導遊主任，是否飯店替顧客倒的水，是可以喝的。他再三再四的說，他什麼都喝，從無毛病。我在法國喝了桌上的水以後，曾瀉肚一整天，這是我們行程最初兩天內發生的事，我當然以「不服水土」來解嘲。可是對於此一出生於尼西（Nice）（原為義大利領土，後來劃歸法國）的法國人，亟力袒護法義兩國的企圖，雖有相當同情，但對他說的話，是很難相信的。

我們先經過法義兩國，同遊人異口同聲說，自來水不能喝。後來路經的大國，旅館和旅行社都保證，自來水可以喝的，有奧地利、瑞士和英吉利三國。我原來因缺水半邊嘴牙痛的毛病，從進奧國後大量喝水就逐漸痊癒了。有的人顧慮較多，繼續買礦泉水直到離倫敦上飛機為止。我事前和旅程最初幾天內對西歐的三數先進國家不願淨化其水源深為不解，實在是找不出理由來。在巴黎時，會到一個英國人，他是研究院的學生，彼此偶爾談及此事，他建議一種解釋說：法國製造礦泉水的人們，是一種特殊利益集團。他們阻止了法國政府為公眾利益而淨化人民的用水。這一說法，如果真有其事，倒是一針見血之論。近幾十年來由資本主義大本營的美國

領先，社會各種特殊利益日益加強的擴張其「遊說」活動，以促進或阻止國會之立法。在美國，這些集團雖然表面上仍在政府機構之外，實質上却形成了決定政策的政治程序之一部門。在此一情形下，美國以及其他民主國家在政治中的最弱一環，就是消費者或公眾利益無由獲得保護。法國與義大利都是多黨制，她們的特殊利益，不僅如美國一樣，形成「國會走廊」內的遊說集團，並且更進一步組織政黨，參加選舉，當選為國會議員，而變成政府的一份子。他們處於這樣更優越的地位，自更容易促成或防阻新法案的被採納。自來水無淨化之機會，不過是許多無由改進的問題之一，而其所以如此，又係這些新發展的政治程序所決定。這種政治程序不改變，這些問題之改進，也就很難了。

在歐洲旅行，亟感不便的，最少有兩點：第一、語言的隔閡，時至今日，仍無法免除。如果祇用英文，顯然是不夠。用英文並兼用法義德三文中的一種，可達到的範圍，仍然有限，在歐洲大陸，如法義德文全能使用，可以說除特殊地區外，大部份歐洲當可通行無阻。瑞士聯邦乃由德法義三種民族所組成，她的政府一直規

定，這三種語言都是官定的語言。這一規定，事實上確有其需要，蓋不如此，政府與人民之間，以及三種民族之間，即無法溝通了。在歐洲沒有一個民族，能佔全體人民過半數以上，像中國的漢族，和美國的英吉利民族一樣。因此關係，語言不能統一，將是形成歐洲人所嚮往的「歐羅巴合衆國」的一大障礙。第二個困難，是各國的貨幣不能彼此通用。遊客們差不多每到一國必須調換其手中的錢幣。在此事上，他們在兌換率上吃虧，固然是無可避免，由於大部份店舖祇收當地貨幣，如果兌換的錢數太少，不夠購買物品，拿美鈔或美金的旅行支票填數，少不了要折價計算。這種人爲的限制，如要加以掃除，按理說，應比統一語言與文字，容易得多。但論實際，却又不然。二次大戰後，從西歐六國的關稅聯盟，進展到六國的「共同市場」，更擴充到包括英國在內的九國「共同市場」，人們就因此而期盼這些國家會商討貨幣統一問題，乃至於最後組成一個西歐的「合衆國」。可是，九國中的四大國，英、法、德、義，除西德經濟力量最強，而又首當蘇聯集團之威脅，故能委曲求全，願作遷就與讓步外，法國在最近十六年內，總統三易其人，但是其政府主

持人，始終過份誇耀其過去的光榮，而又集中攻擊美國在歐的影響力量。她本身對北大西洋公約作軍事撤退以外，還將該公約總部驅離法國。英國進入「共同市場」曾遭法國總統戴高樂之兩次否決，最後雖然已成事實，英法的經濟利益，在「共同市場」組織內，仍然無法歸於協調。法國現任總統吉斯卡（Giscard d'Estaing）因為在汽油問題上採取親阿拉伯政策，竟然不顧其他「共同市場」盟邦，而拒絕參加那八國和美日加等國共組的十六國汽油互相供應計劃。（該計劃之擬定，其目的為適應阿拉伯國家再度禁運汽油，各汽油使用國家，在供應上，以多濟寡，藉以減輕禁運的破壞力量）英國處於通貨高度膨脹的環境下，當政的勞工黨，在十月十日的總選獲得三票多數的過半數議席後，繼續強調要退出「共同市場」。至於義大利，政治陷入「無政府」狀態，物價高漲超過一般西歐國家，而各種企業又不斷輪流罷工。她在「共同市場」內，儼然是一病夫。她對那一組織不可能有所貢獻，而祇是期待援助，主要的是大量的貸款。我們看到這些現象，那還能盼望在短時期內西歐還會統一貨幣，和更進一步組織美國式的「合衆國」呢？

中國之統一，不能歸功於秦始皇，因為秦始皇聯同他的子孫三人統治中國僅僅十五年。中國之統一，實基源於漢武帝驅逐匈奴於漠北之後，朝野上下開始提倡儒家的哲學。從那時起，中國之能統一，其主要因素是，構成多數人民的，是一單純的民族（漢族）。這一民族能很早就有統一的文字和統一的語言，而她又先在秦的各派哲學中，很早就採擇了提倡仁義，主張中庸，重人治輕法治，視修身齊家與治國為過程而最後目的是平天下的孔孟哲學。中國的「儒術」是尊王攘夷，歷代皇帝利用它，所以中國能「定於一」。換句話說，中華民族之統一與成長，由於軍事力量的成份較少，由於文化力量的成份居多。反過來看歐洲，靠征伐獲得統一的，祇有兩段時間，那就是亞歷山大的希臘，和滅亡卡薩基（Carthage）後的羅馬。但自日耳曼人侵入西羅馬以後，從第五世紀中葉起，整整一千年，同一膚色的白人，（兩次西征的蒙古人的後裔為數甚少）除受教育的少數人能使用拉丁文以外，祇有各種不同的方言而無統一的文字。大家相信的是武力，而武力並不能統一歐洲。唯一具有統一力量的因素是基督教，但基督教在宗教上是成功，它在政治上的成功，

僅限於「神聖羅馬帝國」的邦聯組織，而無聯邦制或單一制的統一國家出現。各白色民族在中世紀末葉，才成功於變方言為文字，但他們迷信於武力的心理，始終繼續存在。其最後結果，是十五世紀中葉以後，歐洲逐漸產生了多數具有高度性狹隘國家主義思想的所謂「主權國家」。十五世紀中葉是如此，二十世紀末葉也還是如此。上提的語言隔閡和貨幣不能統一，說穿了，還是「國家主權」思想和崇拜武力心理作祟。

這種思想和這種心理的表現，我們這次在旅途中，得到不少的見證。我們在巴黎看到了拿破崙的墳墓。拿氏被放逐於聖海倫娜島（在大西洋）而最後死於該島。雖然他企圖用武力征服全歐洲而告失敗，法國人因為景仰他，在他死後十九年，還將他遷葬於他們的首都。同樣的他們為崇拜另一歷史上「偉大人物」路易十四，縱令他使法國破產而使全國導致於大革命之途徑，還替他在他修建的凡爾賽宮前而立一銅像。在法國南部海邊的尼西城，我們第一次看到義大利統一三傑之一嘉里波第（Garibaldi）的銅像。後來進入義大利後還又見到好幾座。今日已屬法國的尼西

城還豎立嘉氏銅像，理由是爲統一義大利建立軍功最鉅的嘉氏，係出生於該城，後來他公開指責首相卡佛爾（Cavour），不應爲爭取法國對奧國共同作戰，而以割讓尼西作爲對法國之報償。義大利大部份已告統一，卡氏卽告逝世。嘉氏在尼西割讓後，退居他私人的海島上，不再過問世事。我們見到他的銅像，比統一義大利的國王艾曼紐二世（Victor Emmanuel II）的銅像還要多，足見義國人民對他們的民族英雄，實有無限的崇功報德心理。關於義王的銅像，當地的導遊曾作很有趣的解說。據他說，艾曼紐二世祇有五呎三吋高，義大利人給他鑄像，不是將他擺在馬上，就是替他戴上一頂帽子。在倫敦時我對於英國人替華盛頓和林肯豎銅像，已感覺到英國是胸襟比較寬闊，多少還有大國之風。然而英國的本地導遊，却在路過惠靈吞公爵銅像時，很幽默的而也很高傲的說，惠靈吞公爵是很矮的，但是他比拿破崙還要高一點。（惠氏於一八一五年在滑鐵盧擊敗拿氏），英國人曾統治「太陽不落土」的地球廣大地區，不能算是「小器」，但是他們也不輕於讓人。

一輩子大部份時間生活在中國並且又在美國居住了二十年以上的我，一旦飛抵

巴黎，改坐長途汽車，由導遊主任陪同，在十九天之內，遊歷了十一國，一直到離荷蘭飛往倫敦爲止。雖然旅館、行李，全部早餐，一部份晚餐，已由旅行社代爲解決，可是言語不通，而天天又要調換貨幣，進飯館點菜和在店鋪買東西，已經感覺十分彘扭。再則所經歷的國家，論幅員之大小，大國僅抵中國之一省，小國僅抵中國之一縣，所以心理上是越走越覺得心胸狹小，氣越來越不舒。

遙想着中國和美國，可以說是世界上僅有的兩國，同有廣大的原野，同處於溫帶地區，同享有高度文化的發展。她們爲數衆多的人民，不徒說同樣的語言，寫同樣的文字，沐浴於同樣的風俗習慣，道德觀念，和宗教信仰，（我們姑且承認儒家哲學也算中國之「宗教」）而最難得的是，兩國人民的氣質素養，同是崇尚和平，而具有大國的風範。中國歷史長，中國人長於忍耐與謙虛，「宰相肚裏可撐船」一語，僅於中國歷史上才見到。美國歷史短，時至今日，美國人還在開荒闢地的過程中。他們的冒險進取，確實令人可怕。

但是他們的坦白與幼稚，與其說是可憐，毋寧說是可愛。英國人最看不慣而又

很譏諷美國人的事，是美國人喜歡跟不認識的人說話。祇有在美國，不認識的漂亮女人會跟你說話，這可以說是一種享受。可是你必須知道她對你打招呼，甚至於對你報以一笑，都是無所謂的。

我當學生時代，許多人寫文章描寫當時法國（第三共和國時期）換內閣，比英國白金漢宮換皇室衛隊還要快。這次在倫敦親自看到這一幕，據導遊說，前後要花二十五分鐘。法國第三共和國內閣平均任期是九個月。二次大戰後的第四共和國，平均祇拖到六個月。一九五八年戴高樂上臺，第五共和國澈底糾正此一現象。照新憲法規定，政治由總統負責，他的任期是七年，並且可以連選連任。因此法國的政治局面，比較穩定得多。墨索里尼一九二三年上臺前和他一九四五年死亡後的義大利，大概與第三和第四共和國的法國相同。義國變為共和國到今日已二十九年，第三十六屆內閣已經倒臺現已一個多月，仍然無人能成功的組織內閣。縱算組成成功，還得國會兩院投信任票，才算正式成立。二次大戰後義大利憲法，是唯一的憲法需要參衆兩院投票通過內閣之任命，其他內閣制國家，內閣祇向衆議院一院負責，義

大利是多黨制，過去十二年是由四個政黨組織混合內閣。萬一其中一黨鬧意見，整個內閣即可倒臺。所以義國內閣差不多是全世界最不穩定的政府。因為組閣困難，有時是名副其實的「無政府」。因為世界各國去冬鬧汽油危機，我這一次坐大汽車沿途打聽汽油價格。法國價值最低，跟美國一樣，是五角多美金一加侖。義大利價值最高，是一元九角美金一加侖。此事一方面可以反映一國政治比較穩定，另一國家，無人負責，同時法國離開北大西洋公約盟國（包括義國在內）單獨討好於阿拉伯國家的政策，證明是很成功。在鐵幕外的共產黨，勢力最大的是義共，其次是法共。這兩共黨俱控制各該國的總工會。目前義共在全國性選舉中得全體選民百分之二十五票數。（以前曾高達三分之二）我們路過該國，在幾天內看英文的 *Herald Tribune* 國際版，其最重要消息，都是義共要求參加政府。這是從來沒有的事。每次負責組閣的基督教民主黨，都是堅決反對的。不過這在國際左傾的趨勢中，是值得注意的事。通貨膨脹，義國在西歐各國中算是最高。貨幣下跌也比較快。眼看到那些義大利人，真不知他們如何生活下去。罷工好像是民主政治的別名。不自

由，那能罷工？義大利的罷工，比旁地似乎更普遍，更長期性。我們來到歐洲之前，朋友們告訴我們，在義大利不要發信，因為該地的郵政最糟。我們在羅馬特別問旅館的問事處，他們說，郵政罷工已告完結，現已恢復常態，我們試發數信，事後調查，只比他地郵件，遲到幾天，還不算太壞。我們的大卡車在羅馬時，擺在旅館前面。導遊主任發現遠遠一片紅旗，示威的隊伍越走越近，他不待通知各旅客，下令開離幾條街以外，他「滿頭露水」向我們道歉，我們當然佩服他作事機警，肯負責。

一九三六年法國的社會黨領袖布魯姆(Leon Blum)組織所謂人民陣線內閣，允許法共代表參加政府。雖然這一內閣在位僅一年，因有第三國際(蘇聯領導的共產國際)的興波助瀾，和渲染利用，在國際間曾發生相當大的影響。就共黨而言，他們好像發現了用不流血方法搶奪政權的「終南捷徑」。就是到現在，他們也未放棄此一策略。如有可能，他們還是願意走此一道路的。從這一角度看，義大利和法國的罷工、示威等現象所表示的社會不安景象，自有其特別嚴重的意義了。

在羅馬時，跟清華同班同學陳之邁兄（他現任駐教廷大使）打電話，居然打通了，承他放棄事先約會，邀我們聚餐，很愉快的作一長談。上次見面是在戰前的南京，如稍改唐詩，我們的情景是，「昔別均未婚，兒女俱成人」。最堪告慰的，是彼此俱無可憂慮的病症，其他的種種，自然無所謂了。我雖然會開汽車，並且常到紐約與華府，在歐洲時，也許因為那些國家範圍較小，所看見的幾乎盡是小汽車。一般人開那些小車在街上是亂竄。羅馬街上是出名的最不守規矩，之邁兄說他自己常常開車，我告訴他，我佩服他的「本事」。言談間，我提到我們的大汽車走過了那不勒斯城(Naples)，但路過龐貝(Pompei)的地震廢墟時，偏偏不停，乘客對導遊主任，至感不滿。之邁兄表示意見說，龐貝城殘蹟可資研究的地區很大，他曾去過四次，還沒看完，汽車縱停，也看不了什麼。我因為沒有親自看到，感覺遺憾，同時導遊主任的簡短解說，與我教西洋文化史時所獲的史事，顯有出入，特在羅馬買了有關龐貝城的書，予以研究，藉以滿足我的好奇心，並也糾正導遊人的錯誤。這一小小本書告訴我：龐貝城距那不勒斯二十二公里。地震前人口約為兩萬。耶